

品读经典
支英琦专栏

支英琦，生于乡村，长在城市，长期从事报纸新闻工作。曾出版专著《岩石与火焰》、《简单的生活》、《画与话》、《清塘荷韵》等。现供职于大众报业集团。

归去来兮一悔僧

蕉林酌酒的老者嶙峋清寂，仿佛遗世修行的老道；拈花仕女清丽出尘，似乎置身阆苑仙境。就连画中的树木石头，都画得奇古古怪、气象俨然，透出一种别样的气息，欲说还休。

看陈洪绶的画，总感觉到一种悲苦与欣悦杂糅的复杂情绪。

最早看到他的《归去来辞图》，只是其中的两个片段，线条圆转，人物宛然，眼前仿佛就有了“舟遥遥以轻飏，风飘飘而吹衣”的诗意。然而，细细欣赏下来，画中人物或紧闭或凝睇的双目，却透出浓浓的欲说还休的无奈，似乎有一种深藏已久炽热难抑的岩浆，在画面上涓涓激荡着，一俟被看画人的眼神碰触，便会喷薄而出、一泻千里。

画中这种内蕴丰富的清奇气象，应该是和他的生活经历相互关联的。陈洪绶，字章侯，号老莲，晚号迟、悔迟，又号悔僧、云门僧，绍兴诸暨人。陈洪绶生活在一个世代簪缨的名门望族，年少时即师从名家，十岁时侧身著名画家蓝瑛门下，青年时已声名远播。到了晚年，同样声名远播的还有他的喜酒好色，按说，诗酒风流是古代文人墨客的常事，但陈洪绶的酒色之好已非常人可理喻了。陈老莲每宴必酒，每酒必醉，喝酒一定要有美女作陪，睡觉一定要有美女服侍。一个学养全面、造诣深厚的画家，何以放荡恣肆到如此地步？天性风流之外是否还有难言之苦楚？

世家出身的陈洪绶，并不是从小

就立志丹青的。像大多数中国文人一样，治国济世才是其青春时期的理想。只是，陈老莲虽有文采却屡试不第，失望之余，才在崇祯十五年来到京城，因为绘画天赋被招为国子监生，受命临摹官内历代皇帝画像。这段经历，一定不是陈老莲性情中事，偏偏倒是为他艺术精进奠定了基础。然而，明末乱世，宫廷里也是一派凋敝，耳濡目染宫廷里的种种腐败险恶，天性脱俗的陈洪绶如何忍受得了？痛定思痛，他毅然挥泪离京。不久，李自成的农民军攻破京城，旋即又是清兵入关，明朝国破，师友或愚忠殉国，或流离失散。乱世之中，一个不肯苟且的文人画家，或许，只有通过放浪形骸、醉生梦死，才能暂且度日偷生。

对于一个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文人，酒色的麻醉毕竟不会长久，“举杯浇愁愁更愁”的老莲，遁入绍兴云门寺，号悔迟、悔僧。内心如此纠结，画面却愈加清绝脱俗。其实，一个孤傲的灵魂，即使面对青灯古卷，也难以平息内心羞愤郁闷之情。也只有通过笔墨，借前贤的生活场景聊以安妥眼前的日子。

于是，就有了《归去来辞图》。

这是一幅由11段画面连缀而成的长卷，分采菊、寄力、种秋、归来、无酒解印、黄酒、赞扇、御馈、行乞、洒酒等。画中人物一例是老莲式的高古奇特，情状各异而性灵独抒，衣饰的线条简劲清圆，衬得人物愈加飘逸通脱。陶渊明的形象，在每一幅画中都要比其

画中，主人公的脸上清奇宁静、纤尘毫无，我们却分明看到两行清泪，潸然，从明朝垂落到现今。



他人物大一些，显然寄寓了画家更多个人的情感。不管是坐是立，是采菊闻香还是缩手对案，宽大的衣袍里裹着的总是一种悲酸的悠然。想来，老莲是真心钦羡陶公躬耕垄亩的田园生活的，历代中国文人哪个不标榜自己“少无适俗韵，性本爱丘山”？然而，要达到陶渊明那种“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”的真境界，又谈何容易？画此画时，陈老莲已是52岁的寺中“悔僧”，青灯佛号里，他是否真的超然尘外了？我看未必。他画这幅画的动机，就是听说老友周亮工变节做了清朝官吏，在百感交集中画画相赠，其中深意不言而喻。

在我看来，画中的主人，与其说是陶公，不如说是陈洪绶自己，那一双紧闭的眼睛里，哪里有采菊东篱的悠然惬意？哪里有归田园居的通脱潇洒？它分明在紧紧锁住一个无法示众的矛盾世界，锁住一腔无法喷薄的精神浴火。画中，主人公的脸上清奇宁静、纤尘毫无，我们却分明看到两行清泪，潸然，从明朝垂落到现今。

陈老莲画过许多历史人物，从《水浒叶子》里梁山好汉的夸张造型，到《屈子行吟图》里屈原仗剑吟泽畔的郁郁身影，老莲一直在矛盾着、纠结着，既不愿为昏聩的大明王朝愚忠殉国，又不肯离经叛道为清王朝出仕做官，这种纠结，是深受儒家思想约束的一代文人的纠结。倒是画的佛释人物，硕目短髯，长眉鹰鼻，面貌奇古，静穆神秘，一派安安静静的禅悟境界。

“无法可说”，这是陈洪绶在一幅佛释人物上的题款，无法即有法，老莲终是有所参悟的。

在晚会开始之前，便有各式流言飞语，细菌一般，在小小的聚会厅里发酵、滋生。

小浮生
安宁专栏

安宁，生于泰山脚下，80后作家，出版长篇小说与作品集18部，代表作《蓝颜》、《聊斋五十狐》、《欢喜》等。现为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影视戏剧系副教授。

流言

去参加一个小型的联欢晚会，都是熟人，曾经有过芥蒂，也不乏小帮小派的故作熟络。所以在晚会开始之前，便有各式流言飞语，细菌一般，在小小的聚会厅里发酵、滋生。有嘲讽流言的知名人士的不知名女儿长相“七拼八凑”的，有揭秘某人升官发财之途上“毁人不倦”的，有议论某单身女人用身体交换前行利益的，也有挖苦某一帆风顺之徒笑得如浮花浪蕊一般惹人烦厌的。

而在晚会开始之后，这样的流言，又因为一些人的卖弄风头，愈加随着那意味深长、跌宕起伏的笑声，冲刷出更大一片水域。偶尔有真心赞美者，总是会被小帮派里的某一缕带了刺的视线给拦腰截断。台上的人在唱歌、跳舞，努力地放射光芒；而台下的人，则对其揣摩、观察，窃窃私语。两块水域，汇聚一块，却现出泾渭分明的孤独。

终于因一件小事，泾渭分明起了波澜，是主办方设置的一个抽奖环节，奖品是价值几百元的微波炉。主

持人找了省城的名人作为抽奖嘉宾，参与其中。奖品算不上昂贵，所以起初观众们都有些懒惰，对嘉宾伸向箱子里的手并无多少热情。而等到奖抽完了，主持人公布三个获奖号码时，兴奋地跑上台去的三个获奖者，也未必给多少人留下印记，甚至，那幸运儿的名字，被接下来一首激情豪迈的歌曲一冲，很快就淡若无痕。

可是，有人却牢牢地、恨恨地记住了其中一个获奖者的名字。只因为，她认定那个被主持人模糊念出的号码，原本是指的她手中的数字，而冒充她去领了奖的男人，是因为跟她素日存有罅隙，才当众让她难堪，并抢去了她的风头。

女人没有再听下面的节目，这个忽然袭来的“羞耻”，让她仔细琢磨了男人的每一个细节，想起他还曾经用貌似开玩笑的语气，指责过她的一句拍马的话，想起另外一个跟自己有宿怨的女人正与他相好，那么他一定是借此向那个女人献媚，说不定，那微波炉领了，是献给那女人也不一定，

又想起男人屡次在各式聚会上夺去许多人的风头。而这样细枝末节的回忆，让她又忽然间增添了一些信心，她想起还有许多的人，一定是站在她的左右的。

女人很快将奖品颁错了的消息悄悄在人群中传播开来。人群开始有小小的骚动，但并未形成大的波浪。只是，那小小的波涛暗涌着，搅动了每一个人的心，并在晚会结束后，以不息奔跑的姿态，向未知的前方涌去。

几天后一群人聚餐，因为此事几天未能安睡并得到许多人支持的女人，底气十足地当众指责男人，怎么就能厚着脸皮，在公众场合做这样自私的事情？她在乎的并不是一个微波炉，而是给予她心理的伤害。男人诧异，却来不及辩驳，便被众人起而攻之，并信誓旦旦地集体作证，那个奖品，的确是颁发给女人的，他没有任何理由去领，除非，他另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。男人笑，如果真的领错了，他还给女人就可以了，何必上纲上线？而且，还失眠几日，多不值

啊！与女人站在同一战壕里的一个闺蜜，看男人一脸轻松，即刻代替好友，以更加凌厉之势批判了男人，并将其行为上升到道德人品的高度之上。

男人烦乱，朝我和另外一些好友倾诉苦闷，我安慰他，一个微波炉，何必计较？送女人就是。可是，不等男人送出微波炉，女人和闺蜜们已经将电话打到了颁奖的名人那里，试图从源头上确认所抽号码究竟是多少。男人大惊，觉得此事真是丢人，他丢了颜面和人品也就罢了，还被流言飞语推波助澜，席卷了名人。

就在所有人都等着看男人的笑话之时，名人却淡淡给出了答案：我用照片和自己的记性担保，那个奖品，的确是颁发给男人的。

女人终究没有道歉，而昔日与她站在一起的传播流言的人，则有一半，调转了矛头，朝男人涌了过来。只是，男人没有觉得得意，而是听了我的忠告，一闪身，躲开了那股热浪，任由他们在自己的对面，喧哗、起伏、激荡。

心理红楼
吴克成专栏

吴克成，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。专栏作家，在十几家报刊开有音乐、绘画、摄影、心理专栏若干。著有《迷声——西方流行音乐50家》。

请把尾巴夹好了

京剧表演艺术家郝寿臣先生艺名“小奎禄”，生于1886年，逝世于1961年，少时家贫沿街卖五香豆，虎啸龙吟的叫卖声惊动了皮影艺人王德正，扶他上马奔向京戏大营。他曾和梅兰芳、程砚秋、马连良、杨小楼等人创排过四十多出新戏，还自创脸谱，革新勾脸的工具和方法，是敲起来“当当”响的花脸。

马失前蹄是在上世纪30年代参加救助贫苦同业的“窝头会”义演上。当晚，压轴是谭富英、金少山的《捉放宿店》，大轴是他和杨小楼的《九伐中原》。郝寿臣有个弱点：嗓子在晚上12点前是铜墙铁壁，守能固若金汤，放出来可敲山震虎；12点一过就成了破铜烂铁，喊出去演不成军，过街老鼠都无法镇住。那晚轮到他上场已一点多，加上刚下场的“金霸王”金少山素以嗓门大赢得生前身名，一对比，屋漏又逢连阴雨……老先生受不了一地的窃窃私语，戏一演完就有了退隐之意。可见再大的虎皮也要懂得守巧藏拙，否则即使小拙露出点尖尖

所以，不是大尾巴狼，没必要去“以假乱真巨尾制造厂”花钱定制一根。

蝶，在亭子边煞住脚偷听了红玉和坠儿的私房话……把柄在手，只是攥在掌心而已，并不显摆自己全知全能，张口嚷破。王熙凤总结得好——她跟平儿总结宝钗道：“不干己事不张口，一问摇头三不知。”

剥削者和专制统治者不可能鼓励他的下属的好奇、学习和认识，因为知道得太多可能会造反。直率的、不可抑制的、咄咄逼人的凝视是霸主地位的猴子用来建立优势的主要方法，而从属地位的动物则用低眉顺目来表明他的从属地位。教室里也有这样的情形，真正聪明的学生，经常被看成“狡猾的家伙”，不遵守纪律，是对老师权威的挑战。类似的情况还可以在被剥削被压制的少数民族和苦力之中看到，他们害怕知道得太多和自由探索，因为这能引起他们老爷的不信任或者愤怒。大多数文化中，那些敢于探寻或公然反抗的人都会受到惩罚，比如亚当和夏娃、普罗米修斯、俄狄浦斯。所以聪明人为了让周围的人放心，常采取假装愚笨的防御

态度，否定自己优良的方面，就像薛宝钗的“藏巧”。

把自己的某些“巧”藏起来，别人感觉不到咄咄逼人的威胁，腰里已上膛待命的枪也会自动收起来，大家和平共处，一团和气。薛宝钗的“藏巧”确也收到了这样的奇效——贾母说：“从我们家四个女孩儿算起，全不如宝丫头。”便是那些小丫头子们，亦多喜与宝钗去玩。”《红楼梦》里最大的反派赵姨娘都敬服她，夸她“展洋大方”……

所以，不是大尾巴狼，没必要去“以假乱真巨尾制造厂”花钱定制一根。真有根与众不同的漂亮大尾巴，也不要事没事拿出来在众人面前摇，如果控制不住非要天天摇，建议你先练成凌波微步功，以避开那些故意或非故意踩过来的脚。练不成此功也不要紧，赶紧到秃尾巴专修学校学尾巴修补术，头悬梁锥刺股地拼命学，倘若修不好被众脚踩秃的尾巴，晚上回家敲门时，当心被狼老婆当成冒名顶替的流氓，一脚踹出去。